文子聽別府她母親通電話後，母親很寂寞，姊弟商談後，文子年紀正當歡喜熱鬧之時，却肯立刻回去。國內航線已如乘電火車，良子去買了不少東京土產，雪娘命司機送她倆去羽田機場，良子原車回來。臨行時，雪娘見文子愛愛欲泣，正熱辣辣玩了許多天，十分不忍，拖住她親熱道：「開學後，今年年假長，我接你母親同你來東京小住，我們這就開始第二部電影，也沒人陪你玩耍了。」這才依依上車。

良子親見她入閘上機，直飛別府，家裡有車接她，放心原車回來。雪娘道：「少了一個文子，頓時我們覺得冷清了不少。玉樓又回了家，現在又剩下你我兩個人了。」良子也感到離別之苦，因道：「母親不能多勞動，雖說有男女僕人，文子在身邊，不同多了。倒是後年入大學，當然不在別府，確是麻煩。」

「那就索興在大學同一城市住，放假再母女同別府好了，還有何難。」電話鈴響，文子已到家，母女都說了話，雪娘安慰她：「怎麼樣？你姊姊由羽田回來，花了一小時，你五十分鐘降落，現在良子回來才不過半小時。以後隨便來往，例如有一週春假，就可以飛來東京呀。」放下電話後，雪娘慘然道：「我在她這年齡，還是小兩三歲呢，已經獨立生活了。」

良子不便詢問，笑着道：「倉先生還得幾天才回來，我們今晚晚飯約玉樓在外面吃罷，明天大家須進片場了。」雪娘欣然道：「也好，我也覺得文子回去了，在家沒趣味呢。」她們乘車到新橋的永樂園，已電約好林玉樓在等候，三人聚會，大家笑說少了一個少女，不熱鬧了。

九七二：少女少情真別離傷寂寞

且說次早一同到大洋片場，獲得通知，先拍外景。看行程表是：外景除和工作人員，配角等人，先三日啓程，三位女主角後到。時間分配是：台灣共十天，兩天台北，三天在阿里山，再去台中日月潭拍農景、高山族美人、和玄奘寺。飛香港，拍香港仔水上酒樓夜景，一共香港三天。取道廣州入中國，乘火車一夜至衡山南嶽，然後到長沙拍湘江和岳麓，飛上海轉飛回東京。因爲這部片以東亞旅遊爲中心，良子主張添一段韓國的寺廟：

「玉樓去過，她說寺院和衣冠，是比中國更中國的眞正漢朝文明。」在座談會時，主席和編劇組的人說：「那太長了，必須取消一大節目，那就將南嶽改爲韓國吧，南嶽原應當在第三部片——「五嶽之雄」之中，因有湖南好多背景。

三一六：回店裡去

可是，現在乘志達又不想立即去自首了，他想知道今晚的籌款義演進行得怎樣樣，也希望自己的雙手在扣上手錄之前，能爲汪翠娟做一點事，帮帮她的忙，以便換回一點心理上的安慰，讓自己好過一點。

所以，離開舞廳後，乘志達不是上書署去，也沒回家或回他的體育用品公司，而是在外面到處蹓躂，然後進戲院去消磨了幾個鐘頭，直至吃過晚飯，他才決定回店裡去。

更在一個梯口稍爲駐足，看清楚沒有可疑的人，然後才橫過馬路，向自己的店子走去。

伙人的阿張自己在坐櫃，雙有半個鐘頭左右，店子就要關門了。

來到門口，乘志達一箭步走了進去，這時店裡沒有顧客。見到乘志達突然出現，阿張到跨呆住了，他張大着口，眼瞪瞪地望着他，說不出話來。雖然乘志達化了裝，但他還是認得。

選美後之

七二：命運也講緣份

離開「北極岩洞」，李良心中興奮極了，想不到她丈夫這段時間剛巧出差，給自己一個偷情幽會的大好機會；而她，是不是因爲情難禁竟這樣大胆地應允自己這種違反道德標準的要求？——他不想再深入詢問對方，一切就順其自然發展吧，願上帝保佑！

說也奇怪，是不是命運的安排？翌日，她丈夫因吝惜吃剩的飯菜，又因爲沒有雪糕安放魚類，吃後竟然因食物中毒而要入院治療，於是在以後的多天中，他不能陪李良到各名勝古蹟遊玩，使李良有親近他妻子的機會，天天和她在一起，繼續互訴未了的別離情懷。

這天，是遊「雨花台」。

她的小孩在前面蹦蹦跳跳地走着，他和她在後面漫步。

在長長的小徑上，李良對她柔聲說：「命運叫我們不能結合，但緣份又讓我們十九年後再相見，我眞希望每年能見你一面。」

絲連·懷楚

一：黃山大會

豈知白鶴喜不知趣，白眉一皺，道：「喂，你們都沒聽見我老人家在問話麼？」

杞紫薇道：「我爹爹叫杞宜武，不是叫什麼杞古董，不知老前輩是不是問晚輩等？」

白鶴嘻嘻一笑道：「杞宜武不就是杞古董嗎！喂，你是他的女兒，一定最清楚的了，你爹到底是患了什麼大病，以致不能走路的？」

光照斗再也忍不住，冷聲道：「前輩聽誰說家師患了大病不能走路的？」

白鶴喜道：「剛才不是你說的麼？」

「晚輩只是說家師抱恙，可沒說他病致不能走路！」

「他若還能走路的，爲何自己不來？」

邵光德忙道：「你莫跟小輩計較，道：「這是，就那個杞古董，眞是沒趣！」

杞紫薇道：「家父舊傷復發，最近閉關練功治傷！」

白鶴雙臂一甩，道：「沒趣！今次少了那個杞古董，眞是沒趣！」

光照斗不想再見到閑雲四鶴，便道：「師妹你們去吧，愚兄不想去！」

光照斗聽了他一番說，就道：「這兒，就那個杞古董，眞是沒趣！」

季知進應了一聲，帶他們四個到另一間茅屋，此間似是飯廳，桌上放着茶水餅食。季知進道：「白鶴前輩說話一向是瘋瘋癲癲的，四位幸勿見怪！」

元標道：「小弟聽說……聽人說他們四鶴不但說話嘻嘻哈哈，且辦事也瘋瘋癲癲，很多人見到他們都大覺頭痛！」

季知進笑道：「其實這四位前輩也有趣得很，而且待人十分赤誠！嗯，四位請用茶，請恕季某失陪，要到外面迎接賓客！」

光照斗道：「季兄請便！」

四人吃了些糕餅，元標便道：「咱們還是出去走吧，就算看看風景，也勝過坐在這裡發呆吧！」

杞紫薇第一個贊成。

光照斗不想再見到閑雲四鶴，便道：「師妹你們去吧，愚兄不想去！」

一一：美麗的邀約

汽車渡海船終于到達中環碼頭，繼明和秀子同到車上。秀子駕車從鋼架跳板上岸，車緩緩開行在碼頭的路上，秀子說：「允許我叫你的名字嗎？」

「大家是老街坊，又在孩子時已認識，怎麼不允許呢？」繼明說。

她欣然：「繼明，賞臉去中環茶座喝杯咖啡嗎？」

這樣的美麗邀約，如若在往日，他會有所遲疑和考慮。因爲他離開醫館太久了，要趕回去帮媽媽和阿光阿桃叔醫治受傷者，他曉得在這下午三點多四點鐘，多求醫者上門……但是想起媽媽不自愛，跟龍景來往，他覺得自己的那棵親情樹已枯萎掉！現在，發覺有個當紅女明星，念念不忘過去他和她之間的一段往事，顯得那麼情眞意切，並不對你多半前帮扶的答謝！」

「請不要提過往的事，所謂帮扶，只不過之蔴綠豆小事吧了！」

「在我和家人看來却是大事！」秀子說：「何況，爸爸媽媽老叮囑我——得人一點恩義永難忘！」

「你所說的時代已過去了！」繼明的話冲口而出。

「時代是越來越新潮繁華，人越來越自私自利，但我爸爸媽媽是從那個時代走來的人，他們守舊，但有些好品質好胸來！」繼明爽然說。他已打破隔閡，像和熟稔的朋友說話。

「好，今天的下午茶由你請。」秀子顯得很開心快樂的樣子：「但下次，我一定要恭恭敬敬請你吃一頓晚戚，表示我的心意，這是無補於事者。」

維他命C確是可以帮助色素之消退的，但這也是要長時間的使用，希望你能明白到這一點，堅持用藥。另一方面，則可試用稀釋之雙氧水外搽那紅點的地方，市面上之雙氧水，其含量大概是爲百分三至六左右，你將稀釋爲百分一作外搽，這或者亦能有一些作用的。

（二）手掌多手汗，這就是爲手足多汗症。此病是原因不明的，可能與遺傳體質有關。但是，無論如何，人之精神狀態，對手部出汗是很有關係的。因此，你無論何時何地，也不論遇到什麼事情，千萬要心平氣和，力持鎮靜，一精神緊張，手汗是會出得更多的。

是否有藥可治？理論上是有的，因目前有許多藥物，均是可以減少腺體分泌的，一服藥之時，手汗確是可以減到很少。但是，這不只手汗減少，連你口中之津液，甚至是小便，也會減少排泄，這叫人很難受的。因此，實際上真不能作這樣用途的。外搽藥物，可以用百分（五的福爾馬林溶液外搽，可有作用，但這也只是一時性的，有大塊面要出席之時，不妨一用，經常使用，那就不好了。

因此，最重要者，還得靠你自己的自我控制，不使緊張，這樣就能應付過去了。（梁醫生、新八二四五四）

一一：救第一條鯨魚

胡江海奇問道：

「鯨魚會看你的手語？」

珊珊點頭道：

「牠們還懂得聽我的說話，不過牠是在水中，而且，在水中，牠們也能說話的呢！」

這時，有幾個漁村大漢，也從了鯨魚進入深水中，去解了繫在鯨魚身上的繩纜的活結。胡江海看看手錶，說道：

「救一條鯨魚的時間並不太長久，半小時左右便完成了。如果依照你只救五條鯨魚，花兩個半鐘頭便成了，那時，也是潮漲的時候！但眞的只把這五條鯨魚拖進水中，沙灘上的其他鯨魚，便會在潮漲時都返回水中麼？」

珊珊點頭的說道：

「這五條鯨魚，是屬於領袖的身份，其他的魚，都聽從牠們的指揮，牠們去什麼地方，也都跟隨着的，所以牠們上岸，牠們要跟上岸，牠們要自殺，也跟着去死。但這些鯨魚，都並不是想死的，只是在海上要躲避污染的海水，這些有化學毒物質的海水，會殺死鯨魚，牠們逃入了這裡的海灣，無路可走，被迫擱在江灘。」

這時，胡江海一邊和她談着，一邊使遊艇後退。接近沙灘，淺水的地方，楊伯又指揮大漢，用繩纜把第二條鯨魚綁牢了，好不容易才把這條鯨魚綁住。

胡江湖便又開動遊艇，把第二條鯨魚拖進水中。這時在海灣內，第一條被救的鯨魚，與進入來的十多條鯨魚聚在一起！

城市之光

一賣開二（十一）

宋、吳兩大股東，一次開會，爭論未休，便暫時按下不談，但工程仍在進行中。

吳少豪很想快些訂下了新樓價，偏偏遇到宋安球不在港；及宋安球回來，吳少豪又離港，到外地謀發展去了。

樓宇將建成了，而樓價更走下坡，到吳少豪外遊回來時，宋安球發怒了：「樓價實不出去不打緊，我打算全部出租更佳。」吳少豪道：「我們貸銀行的欵，怎樣清還。出租不是馬上有收益呀！」

「這有什麼困難的，建成了後，公司貸用了多少錢，由我們兩個股東清還好了。」

「你是說我手頭上沒有現金了。」吳少豪也不服氣的說。

李明德道：「你們是說，豪安公司，準備解體了。」

宋安球道：「我沒有這樣說過呀。」

吳少豪道：「你何必理會我們是否解體？我們公司請你，你就完成了任務好了。」

樓宇仍然在興建，漸漸接近完成了，樓價仍在逐漸下降中，不少建成了的新樓，也是有價無市。

豪安公司這一幢新樓，始終未能訂出了適合的樓價。

其中吳少豪的地皮是收購而來的，他當然希望有「合理利潤」訂價低不化算；宋安球祖傳地皮，却又不想出售。

天王魔星狼

駱家 文 沙格 畫

（三一）機械角龍在地面上排成陣勢，等候着受多娜的女突擊隊到來了。受多娜她們，也發現了這大羣角龍。受多娜道：「這是什麼怪物？」亞都詫異萬分道：「奇怪，白狼星球上的角龍，早已消滅，剛才我們看見的，就是這裡許久以前的角龍，爲什麼牠們仍生存！」

（三二）受多娜命女突擊隊員戒備。却見這大羣角龍，向她們一步步進逼前來了。亞都說道：「這些兇殘的食肉獸，要把牠們毀滅！」受多娜道：「是的！」她命令突擊隊員射擊！她們向這些角龍發射激光槍，但十分奇怪，激光武器，竟無法射殺牠們。

（三三）亞都這時發覺其中秘密了，驚訝地道：「這不是以前生活在白狼星球上角龍，是一些機械角龍，用一種能抵禦激光的金屬製造的。」她下令退却。女突擊隊員，且戰且退了，亞都道：「小心它們的秘密武器！」

兩代人

幸海·

現代江湖實錄之四 鐵手雄鷹

軟長田

二五六：週身香

舞池中，音樂又起，比提邀請師姐容跳舞，比提高但幾乎半個頭，當然扮男人，摟住師姐容，竟然埋首師姐容秀髮之間，深呼吸曰：「好香，海倫，你揀什麼髮水？」

師姐容曰：「我揀當髮水而已。」

比提又埋首師姐容秀髮，吸一啖氣，曰：「當髮水有咁香，海倫，一定係你體香矣！」

師姐容笑曰：「點會呢，咁我豈不是週身都香。」

比提曰：「唔出奇呀，有一些人的確週身都香，又不必揀香水，這種香味好難形容，總之係香，海倫，我諗你就是這一種人矣。」

師姐容笑曰：「如果係，我豈不是好值得自豪？」

洛奇曰：「當然了，海倫，你自己也不知者乎？」

師姐容曰：「我又點知呢！」

比提曰：「老公，你同佢跳舞聞得到否？」

戴維詩曰：「聞得到！好香！係肉體散發出來的清香，不是香水之香。」

洛奇曰：「然也，海倫身上的確有一種香味，非常好聞。」

師姐容嗔曰：「洛奇，你不可亂講呀！你幾時聞過！」

洛奇笑曰：「我當然聞過，跳舞喇，同你坐埋一齊之時喇！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你要講明至得，否則引起人誤會。」

戴維詩騎笑曰：「然也，女仔好敏感，洛奇，你以後不可亂講說話。」

比提曰：「唔好講咁多，老公，簽單喇，返屋企再飲過。」

戴維詩埋單，比提曰：「海倫，去我屋企坐一陣先，我同你一見如故。」

師姐容笑曰：「只坐一陣就得，因爲我不能太夜返屋企，我阿叔會知呢！」

蜂風語 緣倫 言

有緊要

油蔴地小輪加價後，乘客減一成。

仍有看數。

全無安全

港府停車場提示乘客繫安全帶。

至於停車場加價，則無安全可言。

過年關

歲晚搶刦案頻仍。

匪徒也講過年關。

開心

小園地

民意牌

玩民意牌，似乎是新玩意，但仍然是以玩意視之而已，眞正的民意，向來是好少理的，就是在大玩民意牌的今天，也是擇有利者而玩之，無利可圖的便如讀如聲了，相信是絕大多數的民意了。然有那一回是反對成功的？民意反加，官方照准，尚有何民意之可言？

魯迅先生曾三次經過香港，均視爲「畏途」，他的「畧談香港」，有云：「在香港時遇見一位某君，是受了高等教育的人，他自述曾因受屈，向英官申辯，英官無話可說了，但他還是輸。他最末是得到嚴厲的訓斥，道：『總之是你的錯；因爲我說你錯！』」

這位某君，眞是有屈無處訴。可見當年的香港，眞不知甚麼叫做民意。

城市之光

一賣開二（十一）

宋、吳兩大股東，一次開會，爭論未休，便暫時按下不談，但工程仍在進行中。

吳少豪很想快些訂下了新樓價，偏偏遇到宋安球不在港；及宋安球回來，吳少豪又離港，到外地謀發展去了。

樓宇將建成了，而樓價更走下坡，到吳少豪外遊回來時，宋安球發怒了：「樓價實不出去不打緊，我打算全部出租更佳。」吳少豪道：「我們貸銀行的欵，怎樣清還。出租不是馬上有收益呀！」

「這有什麼困難的，建成了後，公司貸用了多少錢，由我們兩個股東清還好了。」

「你是說我手頭上沒有現金了。」吳少豪也不服氣的說。

李明德道：「你們是說，豪安公司，準備解體了。」

宋安球道：「我沒有這樣說過呀。」

吳少豪道：「你何必理會我們是否解體？我們公司請你，你就完成了任務好了。」

樓宇仍然在興建，漸漸接近完成了，樓價仍在逐漸下降中，不少建成了的新樓，也是有價無市。

豪安公司這一幢新樓，始終未能訂出了適合的樓價。

其中吳少豪的地皮是收購而來的，他當然希望有「合理利潤」訂價低不化算；宋安球祖傳地皮，却又不想出售。

天魔星狼

駱家 文 沙格 畫

（三一）機械角龍在地面上排成陣勢，等候着受多娜的女突擊隊到來了。受多娜她們，也發現了這大羣角龍。受多娜道：「這是什麼怪物？」亞都詫異萬分道：「奇怪，白狼星球上的角龍，早已消滅，剛才我們看見的，就是這裡許久以前的角龍，爲什麼牠們仍生存！」

（三二）受多娜命女突擊隊員戒備。却見這大羣角龍，向她們一步步進逼前來了。亞都說道：「這些兇殘的食肉獸，要把牠們毀滅！」受多娜道：「是的！」她命令突擊隊員射擊！她們向這些角龍發射激光槍，但十分奇怪，激光武器，竟無法射殺牠們。

（三三）亞都這時發覺其中秘密了，驚訝地道：「這不是以前生活在白狼星球上角龍，是一些機械角龍，用一種能抵禦激光的金屬製造的。」她下令退却。女突擊隊員，且戰且退了，亞都道：「小心它們的秘密武器！」

蜘子重号獲空船故事

絲連·懷楚

一：黃山大會

豈知白鶴喜不知趣，白眉一皺，道：「喂，你們都沒聽見我老人家在問話麼？」

杞紫薇道：「我爹爹叫杞宜武，不是叫什麼杞古董，不知老前輩是不是問晚輩等？」

白鶴嘻嘻一笑道：「杞宜武不就是杞古董嗎！喂，你是他的女兒，一定最清楚的了，你爹到底是患了什麼大病，以致不能走路的？」

光照斗再也忍不住，冷聲道：「前輩聽誰說家師患了大病不能走路的？」

白鶴喜道：「剛才不是你說的麼？」

「晚輩只是說家師抱恙，可沒說他病致不能走路！」

「他若還能走路的，爲何自己不來？」

邵光德忙道：「你莫跟小輩計較，道：「這是，就那個杞古董，眞是沒趣！」

杞紫薇道：「家父舊傷復發，最近閉關練功治傷！」

白鶴雙臂一甩，道：「沒趣！今次少了那個杞古董，眞是沒趣！」

光照斗不想再見到閑雲四鶴，便道：「師妹你們去吧，愚兄不想去！」

光照斗聽了他一番說，就道：「這兒，就那個杞古董，眞是沒趣！」

季知進應了一聲，帶他們四個到另一間茅屋，此間似是飯廳，桌上放着茶水餅食。季知進道：「白鶴前輩說話一向是瘋瘋癲癲的，四位幸勿見怪！」

元標道：「小弟聽說……聽人說他們四鶴不但說話嘻嘻哈哈，且辦事也瘋瘋癲癲，很多人見到他們都大覺頭痛！」

季知進笑道：「其實這四位前輩也有趣得很，而且待人十分赤誠！嗯，四位請用茶，請恕季某失陪，要到外面迎接賓客！」

光照斗道：「季兄請便！」

四人吃了些糕餅，元標便道：「咱們還是出去走吧，就算看看風景，也勝過坐在這裡發呆吧！」

杞紫薇第一個贊成。

光照斗不想再見到閑雲四鶴，便道：「師妹你們去吧，愚兄不想去！」

一一：救第一條鯨魚

胡江海奇問道：

「鯨魚會看你的手語？」

珊珊點頭道：

「牠們還懂得聽我的說話，不過牠是在水中，而且，在水中，牠們也能說話的呢！」

這時，有幾個漁村大漢，也從了鯨魚進入深水中，去解了繫在鯨魚身上的繩纜的活結。胡江海看看手錶，說道：

「救一條鯨魚的時間並不太長久，半小時左右便完成了。如果依照你只救五條鯨魚，花兩個半鐘頭便成了，那時，也是潮漲的時候！但眞的只把這五條鯨魚拖進水中，沙灘上的其他鯨魚，便會在潮漲時都返回水中麼？」

珊珊點頭的說道：

「這五條鯨魚，是屬於領袖的身份，其他的魚，都聽從牠們的指揮，牠們去什麼地方，也都跟隨着的，所以牠們上岸，牠們要跟上岸，牠們要自殺，也跟着去死。但這些鯨魚，都並不是想死的，只是在海上要躲避污染的海水，這些有化學毒物質的海水，會殺死鯨魚，牠們逃入了這裡的海灣，無路可走，被迫擱在江灘。」

這時，胡江海一邊和她談着，一邊使遊艇後退。接近沙灘，淺水的地方，楊伯又指揮大漢，用繩纜把第二條鯨魚綁牢了，好不容易才把這條鯨魚綁住。

胡江湖便又開動遊艇，把第二條鯨魚拖進水中。這時在海灣內，第一條被救的鯨魚，與進入來的十多條鯨魚聚在一起！

天魔星狼

駱家 文 沙格 畫

（三一）機械角龍在地面上排成陣勢，等候着受多娜的女突擊隊到來了。受多娜她們，也發現了這大羣角龍。受多娜道：「這是什麼怪物？」亞都詫異萬分道：「奇怪，白狼星球上的角龍，早已消滅，剛才我們看見的，就是這裡許久以前的角龍，爲什麼牠們仍生存！」

（三二）受多娜命女突擊隊員戒備。却見這大羣角龍，向她們一步步進逼前來了。亞都說道：「這些兇殘的食肉獸，要把牠們毀滅！」受多娜道：「是的！」她命令突擊隊員射擊！她們向這些角龍發射激光槍，但十分奇怪，激光武器，竟無法射殺牠們。

（三三）亞都這時發覺其中秘密了，驚訝地道：「這不是以前生活在白狼星球上角龍，是一些機械角龍，用一種能抵禦激光的金屬製造的。」她下令退却。女突擊隊員，且戰且退了，亞都道：「小心它們的秘密武器！」

蜘子重号獲空船故事

絲連·懷楚

一：黃山大會

豈知白鶴喜不知趣，白眉一皺，道：「喂，你們都沒聽見我老人家在問話麼？」

杞紫薇道：「我爹爹叫杞宜武，不是叫什麼杞古董，不知老前輩是不是問晚輩等？」

白鶴嘻嘻一笑道：「杞宜武不就是杞古董嗎！喂，你是他的女兒，一定最清楚的了，你爹到底是患了什麼大病，以致不能走路的？」

光照斗再也忍不住，冷聲道：「前輩聽誰說家師患了大病不能走路的？」

白鶴喜道：「剛才不是你說的麼？」

「晚輩只是說家師抱恙，可沒說他病致不能走路！」

「他若還能走路的，爲何自己不來？」

邵光德忙道：「你莫跟小輩計較，道：「這是，就那個杞古董，眞是沒趣！」

杞紫薇道：「家父舊傷復發，最近閉關練功治傷！」

白鶴雙臂一甩，道：「沒趣！今次少了那個杞古董，眞是沒趣！」

光照斗不想再見到閑雲四鶴，便道：「師妹你們去吧，愚兄不想去！」

光照斗聽了他一番說，就道：「這兒，就那個杞古董，眞是沒趣！」

季知進應了一聲，帶他們四個到另一間茅屋，此間似是飯廳，桌上放着茶水餅食。季知進道：「白鶴前輩說話一向是瘋瘋癲癲的，四位幸勿見怪！」

元標道：「小弟聽說……聽人說他們四鶴不但說話嘻嘻哈哈，且辦事也瘋瘋癲癲，很多人見到他們都大覺頭痛！」

季知進笑道：「其實這四位前輩也有趣得很，而且待人十分赤誠！嗯，四位請用茶，請恕季某失陪，要到外面迎接賓客！」

光照斗道：「季兄請便！」

四人吃了些糕餅，元標便道：「咱們還是出去走吧，就算看看風景，也勝過坐在這裡發呆吧！」

杞紫薇第一個贊成。

光照斗不想再見到閑雲四鶴，便道：「師妹你們去吧，愚兄不想去！」